

中国古代男子的审美意识对妇女服饰的影响

唐永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 女性缺乏独立的审美观念, 制衣择服深受男子审美意识的影响。试以魏晋、唐代、宋代3个典型时期来论述中国古代男子审美意识对妇女服饰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古代妇女服饰; 男子审美意识; 影响

[中图分类号] TS941.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91(2006)03-0078-04

0 引言

墨子曰:“其为衣服, 非为身体, 皆为观好。”^[1]在古人眼里, 服饰不仅仅是裹躯的物质之布, 还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和审美意识的反映, 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服饰中看出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向。女性服饰作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具有这种文化意义。然而, 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妇女服饰时,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 在她们那看似独立、自成一格的服饰背后, 真正操控的竟是古代男子的审美意识这只看不见的手。裹在古代妇女身上的服饰, 并非是她自己审美意识的体现, 而是男性更为有力而隐蔽的想象和要求。为什么古代妇女在制衣择服上对男子的审美意识如此趋之若鹜? 她们在中国古代的服饰舞台上呈现给世人的又是怎样一番“美”的景象? 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一粗略探讨。

1 古代男子审美意识影响妇女服饰的原因分析

1.1 女性审美主体地位的丧失

中国古代女性在服饰的审美上之所以受男子审美意识的影响, 首先是因为女性审美主体地位的丧失。这与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父权制家庭为核心的古代中国, 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陆地文化模式, 其经济形态是以性别来分工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这种分工将女性局限在家庭院落, 在经济上必须绝对依附于男子。女子被剥夺了财产与权力的继承权, 是依靠丈夫家庭提供生活资料的被供养者, 也是男子的奴仆和生育工具。她们生活上无独立性, 经济上无自主权, 家庭地位低下。此外,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阶级社会, 特别是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封建时代, 封建礼教中歧视妇女的思想观念及伦理道德与国家律令相结合, 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封建统治者压迫歧视妇女的理论核心。“夫妇者, 何谓也? 夫者, 扶也, 以道扶接也。妇者, 服也, 以礼屈服。”^[2]这种“男尊女卑”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女子从属于男子的地位, 她们被迫接受“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分工, 很难有机会直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去, 所以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

中国古代妇女从整体上来说, 是无法超越这种命运的樊篱的, 对于社会变迁给人的审美意识的冲击, 她们只能通过男子的喜好来间接感受。男子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决定或影响着她们的审美趋向。她们缺乏与男子平等追求服饰美的权利和独立的审美观念, 其审美主体地位丧失, 沦为男性审美的“客体”。因

此,便把审美情趣集中到了服饰等自我美化方面,而且总是按照男性的审美要求着衣打扮,先秦“女为悦己者容”的成语即说明这点。

1.2 京师贵妇及妓女是推动服饰时尚的动力

妇女服饰的领导者,唐以前是京师贵妇,宋以后是妓女^[3]。男子审美意识之所以能影响到妇女服饰潮流,主要渠道便是京师贵妇及妓女。汉民谚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4]这是男性权势者审美意识下女性悲哀的真实写照。可见男子的审美意识对当时妇女的影响。当首先感知这种审美要求的京师贵妇服饰因男性的审美变化而变化时,各地妇女也纷纷仿效。所谓“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有长安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4]唐代也有这样的记载:“开元初,从驾官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帟帽之制,绝不行用”^[5](“帟帽”是指唐代妇女出行时,为了遮蔽面容,不让路人窥视而设计的帽子。到了开元初,官人骑马出行,改戴“胡帽”,脸上涂粉画眉,一点也不遮盖)。当唐代宫廷贵妇们不再戴帽时,士庶人家也纷纷仿效,于是全国不再有“帟帽之制”;又载“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6],都是最好的例证。

宋以后,妓女取代京师贵妇,成了男子审美意识在服饰上的最先诠释者。始有“四方看京师,京师看妓女”的民谚。青楼女子开始成为服饰的时尚先锋。“宋代的‘旋裙’,初流行于京都妓女之中,后影响至士庶间。”^[7]据记载宋徽宗时汴京有2万多妓女,充盈于汴京大街小巷的酒楼妓院。“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8]此时人们把去青楼看作是风雅之事,其座上客中风流才子也不乏其人,如柳永、周邦彦等人,连当朝天子宋徽宗也曾一度拜倒在名妓李师师的石榴裙下。妓女本是迎合男性喜好的社会产物,所以她们的服饰更能体现出男性的审美趋向。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成了一支服饰创新的主力军和先行者。诚然,对于京师贵妇或民妇来说,其着装不可能如妓女般夸张大胆,但服饰的流行趋势,还是深受其影响。

2 不同的男性审美意识造就相异的妇女服饰

中国古代男子的审美意识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人们的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跟每个时代的社会特点是分不开的,不同的时代特性曲折地反映在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上,从一定意义上看,古代社会的审美思潮主要从男子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男性权势者的)审美意识中体现出来。在服饰的审美上,古代男子又深受儒家美学的影响。儒家美学将审美和艺术限定在宗法、伦理、政治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美的判断以是否有利于宗法制为标准。如对于“深衣”的规定:“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9]这样的服饰才是规范的服饰。认为“君子非礼而弗履”,如有不符合封建礼规的“异服”,将制作者列为“可杀”之列。所以,中国古代男子的服饰审美意识,纵使千变万化,也“不离其宗”,这就影响到古代妇女服饰的基本形制,前后没有很大的变化,大致为上衣下裙,体现出了“自然端庄、淡素典雅”总的特点。但是,当我们浓缩几千年的服饰现象时,仍会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着不同的男性审美意识,也造就了相异的妇女服饰。无论是商代的“威严庄重”、周代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代的“凝重”,还是六朝的“飘逸”,唐代的“雍容华美”、宋代的“理性美”、元代的“粗犷豪放”、明代的“敦厚繁丽”,清代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代男子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下面就魏晋、唐代、宋代3个典型时期男子的审美意识与妇女的服饰作一简要论述。

2.1 自然旷达之审美与飘逸灵动的魏晋妇女服饰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极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领域却表现出自由与解放。经学崩溃,玄学滋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哲学家沿袭老庄思想,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讲求率性逸行之举,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人生理念。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有名文士意欲进贤又怯于宦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脱,除沉溺于酒乐之外,便在服饰上寻找宣泄,故而宽衣大袖。《搜神记》载:“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文人

群效之尚清谈,不拘礼教,行为放荡。”这种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男子们的审美意识倾向,认为“自然美”比“雕琢美”更具高尚,如南朝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就肯定“自然之趣”。因此,放荡不拘、潇洒脱俗、追求自然旷达、清静无为等成了这一时期男子的主要审美趋向。在这种审美意识的驱动下,飘逸灵动、清秀空疏便成为这一时期妇女服饰的主要特点。女子服饰多以褂襦为主,下多摺裙,上简下丰,衣短裙长,直曳到地,广袖翩飞,身上衣带当风。典型的是带有飘带的衣裙,这种裙“腰高及胸,窄衣宽袖,下摆通常裁成三角,上宽下尖,层层相叠,而形似旌旗,围裳之中又伸出两条或数条飘带,在行进时,襟带飘逸,宛如仙女飘然云上。”^[10]其幽雅轻盈和飘逸灵动的风姿于此可见。曹植在《美女篇》中写道:“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这种服饰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以及《列女仁智图》中也都留下了踪迹。

魏晋名士们的审美观念,可谓是对中国传统着装观念的一次冲击和震撼。服饰的伦理功能日渐淡薄,追求随意自然的审美意识被重视。在这种审美意识的冲击下,飘逸灵动成了当时妇女服饰理想美的典范。

2.2 开放包容之审美与雍容华美的唐代妇女服饰

如果说魏晋时期的“飘逸灵动”服饰是男性“自然旷达”审美的释放,那么唐朝妇女的服饰则是男性“开放包容”审美的尽情挥洒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开放的经济活动,多元的文化格局为各个阶层提供了一种表现自我的社会大环境。正是在这种博大、宽容的社会环境下,唐代的男子不再畏惧触犯礼教,而是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尽情发挥审美想象了。服饰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无疑对唐代男子产生了巨大的审美诱惑,致使唐代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具审美情调和色彩。而唐代妇女早已继承了自古以来所谓“女为悦己者容”的心态,配合着蓬勃发展的经济与奢侈华丽的社会风气以及男子这种开放包容的审美意识,更是把“美”的境界推到极致,其服饰的华丽、开放、创新及注重装饰的风格均前所未有过。在色彩上,唐代女性追求明丽醒目的效果。曾有“美服”之称的“石榴裙”、“间色裙”都是以鲜亮的石榴红伴随黄、蓝、绿等极具对比效果的色彩而风靡朝野。更有别出心裁者在裙子上作画、装玉、镂金。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以百鸟的羽毛为原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11]元稹在《寄乐天书》中说过,近世妇女“衣裳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其开放程度,即使现代人也会为之惊叹不已,望尘莫及。在唐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上着窄袖短衫,下套紧身长裙的“时世装”。除了传统的斜领外,宽松大方的圆领、方领、直领、翻领、鸡心领也应运而生。最能体现唐代妇女服饰开放的是一种袒领,这种领子开口很大,不仅脖子全部裸露,而且连胸部也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12],如周昉《蓬邻女》中“惯束罗裙半露胸”所写。当袒领服装在唐代社会的审美舞台上独领风骚的时候,一种以薄纱为料、肌肤隐隐显露的服装以更加开放的款式出现在宫廷内院,其暴露性和装饰性堪称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奇观。在服饰的创新上,更是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众多风格:开元年间,妇女皆以着胡服胡帽为美;天宝年间,妇女皆以着男装为美。“唐高宗时,太平公主服武官装于宫中表演歌舞;唐武宗时,王才人与武宗装束同样……使得奏事者将男女混淆不清,常常认错,武宗却以此为乐。”^[13]

唐代女性服饰是唐帝国繁荣富强的时代特点在美学领域内的体现,也揭示出了唐代男子开放包容的审美意识。正因为如此,唐代女性的服饰才显得多姿多彩,成了中国妇女服饰史上最浓烈的一笔,使一直沿着封建礼教轨道滑行的古代女性服饰呈现出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雍容大度、百美竞呈的局面。

2.3 阴柔病态之审美与袅袅婷婷的宋代妇女服饰

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上衰败的不归之路。国势的衰微使宋代统治阶级不去变革政治图强国力,而是进一步强化思想控制灌输封建伦理纲常的旧观念,从精神上奴化人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竭力推崇封建伦理纲常的程朱理学渐起主导作用,使弥漫于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美学思想染上了一层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情调。宋初盛行的淫丽、浮华的风气逐渐受到人们的批评,宋真宗曾下诏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14]。原来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激情,渐渐被老成持重的顾虑所取代,先前那种能动的对外在世界的探索,渐渐转变为被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男性审美中

那种大刀阔斧、直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阴柔病态的审美之韵。这种审美意识的变化,自然也影响到了妇女服饰。宋朝时,女性服饰趋于拘谨保守,式样变化不多,色彩亦不如以前鲜艳,质朴、洁净为其主流风格。时兴服饰的特点是瘦、细、长。流行的女装主要是窄袖衣,衣长至膝,窄袖、交领、对襟,袖口、腰身清秀苗条、窄瘦贴身,交领深掩。宋代也流行多褶裙,即“八幅大裙”,裙长拖地,掩饰足型^[15]。其特点也是以窄为美,腰身细长,下摆宽大,袅袅婷婷。宋代张子野《菩萨蛮》:“簪纹衫色娇黄浅,钗头秋叶玲珑剪,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16]庞元英《老妇吟》:“紫襦叶叶绣重重,金雀银凤各一从。汗湿时装行渐困,横塘水影同春送。”^[16]宋代女性服饰的特点在此可见一斑。此外,在文人骚客的推波助澜下,男性权势者这种阴柔病态的审美思潮愈演愈烈,宋代女性开始了辛酸的缠足经历,不惜摧残自己的肢体,把脚缠成“红菱形”、“新月形”以满足古代男性病态的审美意识。

宋以后,妇女服饰虽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总体风格上还是一脉相承。先前唐代女性服饰体现出的欣欣向荣、雍容华美之气象,开始被保守拘谨和对人性的压抑所代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结束。

3 结语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说过:“衣服象徽章一样,首先是由那些想到要被称赞的人开始穿的。”这用在中国古代妇女身上恰如其分。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就诞生于对男权社会的逢迎与取悦中,在其发展中默默记录着男性审美意识的变化。这与古代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是一致的。所幸的是,现代妇女服饰已成功打破了这种封建枷锁,女性开始兼有审美主体、客体的双重身份,崇尚个性自由、体现自我审美情趣的新服饰观念已经诞生,女性可以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个性及需求自由地选择服饰,着装已成为女性展现个性的手段。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服饰更是千姿百态、百花齐放、各领风骚,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 国学整理社. 诸子集成·墨子(卷一)[M].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20.
- [2] (汉)班固. 白虎通·三纲六纪[C]//. 扫叶山房. 百子全书.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3] 秦永洲.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与现代服饰观念[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2): 88-90.
- [4]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马援传(卷五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853.
- [5] (后晋)刘煦. 旧唐书·舆服制(卷四五)[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957.
- [6] (宋)李昉. 太平广记·奢侈一(卷二三六)[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1817.
- [7] 向景安. 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演变与发展[J]. 文博, 1995, (5): 27.
- [8]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注·酒楼(卷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71.
- [9] (汉)王充. 四书五经·礼记·深衣[M]. 陈蒲清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 1991: 656.
- [10] 张志春. 中国服饰文化(第1卷)[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324.
- [11]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五行志(卷三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878.
- [12]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13] 介眉. 昭陵唐人服饰[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0: 37-38.
- [14] (清)纪昀. 四库全书·徂徕集卷·祥符诏书记(别集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090.
- [15] 柯大课. 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7.
- [16]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58.

Influence of Male's Aesthetic Standard on Female's Costume in Ancient China

TANG Yong-xia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tyle of female's costum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male's aesthetic standard in ancient China because of female's lack of independent aesthetic perception. This paper focused on female's classical costume in Wei J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is influence.

[Key words] female's costume in ancient China, male's aesthetic standard, influence